

世界/中/短/篇/小/说/经/典/书/系
hijiezhongduanpianxiaoshuojingdianshuxi

杨冬 宋民 主编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
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喜欢狗的人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喜欢狗的人

杨冬 未民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主 编 | 杨冬 未民 |
| 出 品 人 | 张四季 |
| 责任编辑 | 陆 风 |
| 出版发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 825 号 邮编 13006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0431 - 86012939 |
| 网 址 | www.shidaichina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1200 千字 |
| 印 张 | 65 印张 |
| 版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|
| 印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 - 7 - 5387 - 0888 - 2 |
| 定 价 | 298.00 元(全 10 册) |
| 版权所有 | 翻印必究 |

序 言

古人说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行万里路易，读万卷书难。科技的车轮正以惊人的速度横扫世界，终日在电脑和千奇百怪的机器前忙碌的现代人，用电线、光缆、轨道或航线，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。点击鼠标，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把自己随意粘贴。

面对异域文明，缺少了读万卷书的底蕴，我们不仅频繁遭遇“对面相逢不相识”的尴尬，更不断积聚着那些源自心底的陌生。为此，我们渴望一种深层的理解，渴望一种心灵的融通；渴望一种旅行方式的回归——行万里路前，先在精神的行囊里放几本书，以让心灵和脚步行得更远。心灵的远足，不要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，不要悬梁刺骨，凿壁偷光，也不要手不释卷、红袖添香。心灵的远足，只须在不经意的闲暇里读几部经典。
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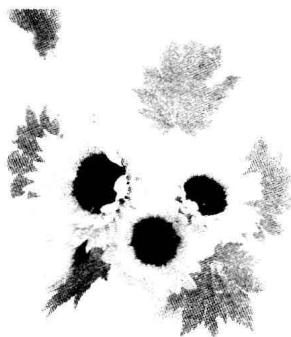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喜欢狗的人	1
梅格雷的烟斗	65
图法尔案件	119
夜莺别墅	143

喜欢狗的人

〔美国〕

钱德勒





一

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德·索托牌小轿车。我绕过这辆车,踏上三层白色的台阶。穿过一扇玻璃门,又上了三层铺着地毯的台阶,按了一下电铃。

马上有七八条狗狂吠起来,声音之大,差点儿把房顶掀掉。在一片汪汪、嗷嗷的狗叫声中,我往室内瞧了一眼:一间作办公室用的小套间,摆着一张折叠式盖子的办公桌;一间侯诊室,摆着几张式样古朴的皮椅子,墙上挂着三张开业特许证,一张式样古朴的桌子上面散乱地摆着几本《爱狗者》杂志。

房子后边有人把狗喝住,接着里边的一扇门打开,一个身材瘦小、面目清秀的人走了出来。这人穿着一件棕色工作衫,胶底儿皮鞋,象铅笔似地一撇小胡子下面露着殷勤的笑容。他前后左右看了看,又在我腿下搜寻了一遍;他没有看见我带着狗来,他脸上的笑容不那么殷勤了。

他开口说:“我也讨厌它们这么叫。我很想戒掉它们这种恶习,可是没有办法。每次一听见电铃响,它们就来劲儿了。这些狗闷得发慌,它们知道电铃响意味着有生人来。”

我说:“是啊,”把我的名片递了过去。他看了一遍,翻过看了看背面,又翻到正面重新看起来。

“您是私人侦探，”他一边舐着潮湿的嘴唇，一边低声细气地说。“唔——我是沙尔普医生。您到这儿来有什么贵干？”

“我在寻找一条丢失的狗。”

他向我眨了眨眼睛，柔嫩的小嘴闭紧了，一张脸慢慢地涨成红色。我说：

“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您偷了狗，大夫。别人偷了狗，您这里是窝藏赃物最方便的地方。您绝对不会怀疑狗是偷来的。您说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喜欢您这种想法，”他板着脸说。“您在找什么样的狗？”

“一条警犬。”

他用鞋尖在地毯上蹭了一下，仰头望着天花板的一角。他脸上的红晕褪下去了，脸色变得非常苍白，还带着些闪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

“我这里只有一条警犬。我知道犬主人是谁。所以我想——”

“要是这样，您让我看看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，”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没等他许可迈腿就往里走。

沙尔普医生站在那儿不动，继续在地毯上蹭鞋尖。“我怕这不太方便，”他低声说。“过一会儿您再来一趟吧。”

“对我来说，最好是现在，”我一边说，一边伸手拉门把手。

他三步两步地从候诊室跑到那张带折叠盖的办公桌前面。一只小手摸索着去拿电话机听筒。

喜欢狗的人



Shiji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dian Shuxi

“你要是硬来，我可要——我可要叫警察了，”他急急忙忙地说。

“太好了，”我说。“找警察局长富尔维德接电话吧。告诉他卡尔麦迪在您这里。我刚从他的办公室来。”

沙尔普医生把手从电话机上挪开。我对他笑了笑，用手指头捻着一根纸烟。

“好了吧，医生，”我说，“摇摇脑袋，别让头发遮住您的眼睛，陪我进去吧。您要是对我客气点儿，说不定我会把我知道的这档子事说给您听听。”

他轮流咬着上下两片嘴唇，盯着桌上的棕色吸墨纸看了一会儿，又用手摆弄了一下吸墨纸的一角。半天他才站起来，一双白皮鞋走到屋子另一边，打开通向内室的一扇门。我们走过一条窄窄的灰色过道。从一张开着的门。走进一间光秃秃的屋子。这间屋子水泥抹地，墙角放着一个煤气炉子。炉子旁边摆着一盆水。靠着一面墙排着一列厚铁丝网做门的双层兽栏。

铁丝网后面，各种各样的小猫、小狗瞪着眼睛看我们，好象期待着什么似的。一只墨西哥种的小狗蜷缩在一条棕红色的大波斯狗脖子底下，波斯狗脖子上套着一条羊皮颈圈。一条苏格兰种的狗带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瞪着我们。一条杂种小狗一条腿的皮完全擦掉了。此外，畜栏里还有一只皮毛闪光的灰色安哥拉猫、一只威尔斯种的短腿狗、另外两条杂种小狗。一条大嘴巴的猎狐狗，嘴巴向下弯着，非常神气。

所有这些小动物的鼻子都是湿漉漉的，眼睛都闪闪发

光；他们都想知道我是谁的客人。

我把它——看了一遭。“这些都是小玩艺儿，大夫。”我气哼哼地说。“我说的是警犬。灰黑色的，一点杂毛也没有。一条公狗。九岁。全身哪儿都长得挺好，只有尾巴短了一点儿。我是不是使您厌烦了？”

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。“是的，可是——”他嘟嘟囔囔地说。“好吧，跟我来。”

我们从这间屋子走出去。小动物非常失望，特别是那只墨西哥种小狗，拼命想从铁丝网后面往外钻，而且差一点儿就真的窜了出来。我们从房子后门走到水泥抹地的后院里，对着院子是两间汽车房。一间是空的；另一间房门只开着一道缝，屋子里黑咕隆咚。在屋子尽里面拴着一条大狗。铁锁链哗啦啦地响，狗嘴平放在一条当被褥用的旧毛围巾上。

“小心点儿，”沙尔普说。“这条狗有时候凶得很。我原来把它放在那间屋子里，它把别的狗都吓坏了。”

我走进这间汽车房。这条大狗马上对我呜呜地叫起来。我又往前走了两步，他往前一挣，抻得铁链哗啦啦地直响。我对它说：

“哈罗，乌欧斯。来，握握手。”

它把头缩回去，伏在毛围巾上。它的耳朵向前竖了一点儿，不再吼叫了。这只狗长着一对狼似的眼睛，眼眶是黑的。接着，它的弯曲的小短尾巴噼噼拍拍地慢慢敲打起地板来。我又说：

“握握手，孩子。”我伸出一只手去。小个子兽医在门口





再一次要我小心。这只狗用大爪子拄着地慢慢腾腾地站来,耳朵抿到后边去,完全恢复了常态。它把左爪子抬起来。我摇晃了它的爪子几下。

兽医抱怨道:“这可真是怪事,卡尔——卡尔——”

“卡尔麦迪,”我说。“是一件怪事。”

我拍了拍大狗的脑袋,从汽车房里走出去。

我们又进了屋子,走进候诊室里。我把杂志胡噜到一边儿,一屁股坐在桌角上,上下打量着这位漂亮的兽医。

“好了,”我说。“说吧。狗主人是什么人?住在哪儿?”

他愁眉苦脸地想了一会儿。“狗主人姓乌欧斯。他们搬到东部去了,等他们一安置好。就派人来接这条狗。”

“太妙啦,”我说,“这条狗叫乌欧斯,是根据德国一个飞行员的姓起的。这家人又根据这条狗都姓起乌欧斯来了。”

“你认为我在说瞎话?”小个子兽医气哼哼地说。

“嗯——哼。您胆子太小了,干不了坏事儿。我猜想这条狗是谁窝藏在这儿的。我现在给您说说我的故事。两个星期以前,桑·安杰罗有一个叫伊索贝尔·斯耐尔的姑娘从家里走出去,失踪了。她跟她的姑婆住在一起,一位老爱穿灰绸子衣服的挺可爱的老太太。脑子很聪明。失踪之前,这个姑娘常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混,到夜总会、赌场这些地方去逛游。老太太知道,事情要是声张出去会引起人们风言风语,很不好听,所以没有报告警察。直到斯耐尔的一个女朋友在您这里偶然看到这条狗,老太太一

直没打听出任何线索来。这个女朋友把她看到狗的事同老太太说了。老太太雇用我调查这件事,因为她侄孙女开着汽车离开家的那天,是带着这狗一起走的。”

我在鞋底上捻灭了烟头,又重新点了一支。沙尔普医生的一张脸自得象发面团一样,一滴滴的汗珠流进他那漂亮的小胡子里。

我不紧不慢地继续说:“现在这事警察还没有插手。刚才我提到富尔维德察局长是故意骗您。这件事咱们两人谁也别往外声张如何?”

“你——你要我做什么呢?”小个子医生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我想您对这条狗准还知道些什么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很快地说。“把狗带来的那个人好象挺喜欢它。一个真正爱狗的人。这条狗在他手里也很驯顺。”

“这么一说,这个人肯定还会露面,”我说。“什么时候他到这儿来,您一定让我知道。这个人什么样子?”

“又高又瘦,黑眼睛非常有神。他老婆也是个瘦高挑,同他一样。穿的衣服很讲究,不怎么说话。”

“那个斯耐尔姑娘是个小矮个儿,”我说,“为什么您对这件事这么鬼鬼祟祟的?”

他盯着自己的脚,什么也没说。

“好吧,”我说。“谈谈正经事吧。只要您同我合作,我保证不让您的名誉受损失。这笔买卖您做不做?”我把手伸了出去。

“我跟您合作,”他低声细气地说,把一只又湿又粘的小爪子放在我的手里。我轻轻地摇了摇,生怕把他的骨头



折断。

我告诉他我住的地方，便走到外面阳光灿烂的街头。我走了一个街段，到我停放克莱斯勒牌汽车的地方。我钻进汽车里，把它从拐角里开出一段路来。从停车的地方我可以远远地看到德·索托牌汽车同沙尔普兽医院的正门。

我在车里一直坐了半个钟头。半个钟头以后，沙尔普医生穿着外出服装从他诊所里走出来，上了汽车。他把车开到一个街角，拐进一条通到后门的横巷里去。

我把克莱斯勒汽车发动，从另外一边开到他那个街段上，我在横巷的另一端等着他。

我听见前面街段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方传出一阵狗的咆哮、吠叫的声音。叫声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。以后，沙尔普医生的那辆德·索托牌小汽车从水泥地院子倒出来，向我停车的方向驶过来。我把车开到另一个街角上。

德·索托小轿车向南边阿尔圭洛林荫大道驶去，以后又顺着这条大道向东开。轿车后座上用铁链拴着一条很大的警犬，嘴上罩着一个套子。从我的汽车里，我只能看到它的脑袋来回甩动，拚命想挣脱锁链。

我在后面追踪着这辆轿车。

二

卡洛林纳街在这座滨海小城的尽边上。街的一头接着

一条已经废弃不用的铁路线，铁路线那一边是日本人经营的专门种植蔬菜的农场。夏洛林纳街最后的一个街段只有两幢房子、所以我就把车藏在街角上第一幢房子后面。这所房子旁边有一块长满杂草的院子，房前面长着一棵高大的、灰尘扑扑的拉坦纳花同一棵忍冬藤。

过了这幢房子是两小块空地，地上的野草用火燎过，如今只有不多的几根草茎在一片烧焦的地上支棱着。再过去是铁丝网圈着的一幢东倒西歪的泥土色平房。德·索托轿车就停在这幢房子前面。

汽车车门砰地一声打开，沙尔普医生从汽车后座上把那只戴着口套的大狗拉出来，费了不少气力才把它拽进街门，走上房子前面的甬路。一株形状象大桶似的棕榈树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我看不见他在房子前面做了些什么。我把自己的汽车向后倒了几步，借着第一幢房屋的遮掩掉了个头。我开过三四个街段，转到同夏洛林纳街平行的另一个街上。这条街的一端同样通到前面提到的那条铁路线。铁轨在密密匝匝的荒草里已经生锈。我的汽车在铁轨那边的土路上转了个弯，回头向夏洛林纳街方向驶去。

土路越走越低，路边的土堤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在我估计已经驶出三个街段的距离后，我把车停住，走了下来。我走到土堤上偷偷向对面瞭望。

那座铁丝篱笆圈住的房子离我只有半个街段远。德·索托轿车仍旧停在门外面。警犬的低沉的咆哮声在下午宁静的空气里听得逼真。我在草丛里趴下来，紧紧盯着那幢平房，等待着。



一刻钟过去了,什么事也没有发生,只有那条狗叫个不停。突然间,狗的叫声越来越急、越来越凶狠了。接着有人喊了一声。紧接着一个人劈着嗓子尖叫起来。

我从草丛里爬起来,三步两步地跳过铁道,跑到对面卡洛林纳街上。当我跑近那幢平房时,我听见那只大狗正狺狺地朝着什么咆哮,一个女人断断续续地呵斥着,那声音与其说是出于恐惧,不如说是因为愤怒。

走进铁丝网大门是一块草地,草地长满了蒲公英和荨麻。桶状的棕榈树上挂着一角硬纸片,当初想是一块什么牌子。棕榈树根把甬路都破坏了;路面裂开许多大缝,镶边的砖块被顶到路面上来。

我走进街门,跑上几级木头台阶,走到歪歪斜斜的门廊上。我砰砰地敲打房门。

室内的狗叫声仍然没有停,但是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呵斥了。没有人出来给我开门。

我转动了一下门把手,门开了,我走进去。扑鼻而来的是一股当麻醉剂使用的三氯甲烷的气味。

屋子正中,沙尔普仰面朝天躺在一块歪扭的地毯上,手脚挺伸着,脖子的一边咕嘟嘟地往外冒血。血已经在他的脑袋四周聚了一大滩。那条狗伏在两只前爪上,头向一边侧着。耳朵抵在头上,脖子上仍然挂着嚼碎了的口套。它脖子上的毛支棱着,脊背上的毛也都竖立着,喉咙里不断发出呜呜的咆哮声。

在这条狗后面,一间小套间的门歪歪斜斜地向后开着,套间的地上扔着一大团棉花,一阵阵发散着叫人恶心的三

氯甲烷味儿。

一个穿着印花布便装的高大、漂亮、皮肤黑黑的女人拿着一支大号自动手枪，瞄准了这条狗，但是并没有开枪。

她从肩膀上膘了我一眼，开始把身子转过来。狗眯缝着一对黑眼圈的眼睛盯着她。我把身上的鲁格手枪掏出来，提在身边。

屋子后面的一扇转门吱扭扭匾的响了一下，从那后面走出来一个身穿褪色的蓝工作服和蓝衬衫的黑眼睛汉子，手里拿着一杆把儿锯短了的双筒猎枪。他把枪对准了我。

“咳，你这个人！把手里的家伙撂下！”他气呼呼地喊。

我的嘴巴动了一下，想要回答他一句什么。这人的指头在扳机上扣紧了。我的枪砰地一声响了——我自己也没有想要对他开枪。枪弹打在对方的枪柄上，干净俐落地把枪从他手里打飞了。双筒猎枪咚地一下掉在地上，大狗吓得往旁边一跳，跳了足有七尺远，又趴在地上。

那人的脸上显出一副无法置信的样子，把手举了起来。

我不能失掉这一良机。我对那个女的说：“把您的也放下来，太太。”

她嘟囔了一句什么，把自动枪放在身边，从地板上躺着的那个死人身旁走开。

那个汉子：“他妈的，别开枪打它。我管得住它。”

我眨巴了两下眼睛，我开始明白了。刚才他是怕我把狗打死。他并没有为自己担心。

我把鲁格枪放低了一点儿。“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“那个人——想用三氯甲烷麻醉——它，这么好的一